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马嵬驿

高 嵩 著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马嵬驿

高 嵩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95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第一章	兴庆宫	(1)
第二章	东宫	(52)
第三章	芙蓉苑(上)	(90)
第四章	宣阳坊	(114)
第五章	芙蓉苑(下)	(138)
第六章	延秋门	(163)
第七章	金城驿	(180)
第八章	马嵬驿(上)	(204)
第九章	马嵬驿(下)	(237)
第十章	灵武	(255)
后记		(269)



第一章 兴庆宫

1

天宝十五年。

六月九日。

天刚黎明，住在兴庆宫勤政殿二楼上的大唐皇帝李隆基，就把挨着卧榻的雕木榻墙敲得咚咚直响。不大工夫，一个青年太监就走进来侍候他起床。

十几天前，他为了专心打好潼关这一仗，把杨贵妃送到芙蓉苑去消暑，自己就住在这里掌握战情。

听他洗漱的响声便可知道，他今天的心情特别好。洗漱之后，他借着烛火的亮光对镜而坐，指点青年太监给他梳头。等闪着油光的灰白色的发髻在头上绾好，他亲手将一枚枯黄的玉簪插了上去，然后，指使青年太监取出一套素净的白绸便装，利利索索装束起来。

他的居室外面，是一道南北方向的走廊。走廊的东墙上，一溜轩窗向东敞开。他在走廊正中当窗而立。习习的晨风从飞洒着银灰色鳞屑的龙池水面上吹过来，他的有些鬋曲的灰白色的须髯，一抖一抖地摩擦着他的高挺着喉结的脖子和露出领口的胸肉。

他在等高力士跟他共进早餐。而他此时心里想的却是贵妃。他默然望着从楼下冒上来的一棵小榆树轻轻拂动的树尖，心里疼滋滋地想着她。

“叫你受了十来天的孤单，实在委屈你了。”他心里念叨，“六月初一——你的三十八岁生日，我没到芙蓉苑与你欢会，你一定抱怨我了吧？不要抱怨，我没忘记你，没忘记你的生日，也没忘记去年七夕在长生殿跟你的盟誓。我不是说过么，我要好好往下活，再给你过二十个生日。



你知道么，我原想，潼关这一仗打胜之后，给你过这个生日，谁料哥舒翰硬是拗着劲不肯出兵。现在好了，哥舒翰在灵宝西原跟敌人交手了，洛阳指日可以收复。等着吧，等前线捷报一到，我就让高力士把你接过来，我要用祝捷的盛宴给你过这个生日。”

本来，他并无催促哥舒翰出兵之意，因为他相信，哥舒翰在潼关的二十万重兵，可以将安禄山的伪朝廷和他大量的精锐部队牢牢吸引在洛阳，以便李光弼、颜真卿等各路官军将范阳和洛阳之间的叛军打得七零八散，气脉难通。他相信，如果河北、河南各州县的义军乘势而起，叛贼安禄山不出两年就会彻底消灭。

那么是谁煽动他下旨，命哥舒翰出兵的呢？

是右丞相杨国忠。

杨国忠安插在哥舒翰军队里的亲信向杨国忠密报：哥舒翰手下不只一个将领劝哥舒翰回兵长安，杀掉杨国忠。杨国忠连哥舒翰怎么回答都知道了。哥舒翰说：“要是那样，不是安禄山反了，就是我哥舒翰反了。”按理说，杨国忠不应再对哥舒翰有什么戒心，然而谁想到，杨国忠却像肚子里装着鬼，一天到晚活得战战兢兢，总想着哥舒翰会打他的主意。于是，他三天两头怂恿皇上下旨命哥舒翰出兵。他对皇上说：根据密报，安禄山将大批精锐部队调到黄河以北，洛阳一带军防空虚；另外获知，安禄山多次向伪朝臣僚们表示，他本人执意迁回范阳。杨国忠对皇上喊到：“圣上，这可是千古一时的机会！”皇上问他：“国忠啊，你说的可是实情？”杨国忠指天发誓：“国忠但有一句不实，愿以死相抵！”皇上经过反复思谋，终于下了决心，五月底降旨给哥舒翰，命他即速出兵；派往潼关催战的宦官如同连发的弩箭，一路上身影相望。监军宦官威胁哥舒翰说：“你，如敢抗旨，就告你反叛！”哥舒翰无奈，捶胸顿足大哭了一场，然后整军离开潼关。这是六月初四的事。算上初五、初六，寻敌三日，竟无所见。六月初七，到达灵宝西原，才发现了敌人的踪影。于是安营扎寨，准备血战，并飞马驰奏皇上：

……臣明日与贼将崔乾佑战于灵宝西原……



昨天,六月初八傍晚,皇上接到哥舒翰的战报,心中大喜,他深信此战必胜,他一夜好梦联翩。当他被预想的胜利鼓舞得异常兴奋时,他首先想到了她,想到了她的生日,想到了他跟她绵绵不尽的恩分。

他在走廊上踱了起来,地板在他脚下噤噤地响着。

“嘿嘿,力士!等着我拿酒灌你吧!”他把跟高力士见面时说的话都想好了。

他依稀看到,此时在晨光中,报捷的健儿正挥舞着马鞭向长安飞奔。他背剪双手,高视阔步,心中出现昨天灵宝血战的情景:威震陇右、河西的健儿们,铺天盖地包围了安禄山的军队,纵横冲杀,所向披靡,霎时间叛军尸横遍野。灵宝以西的沟壑、丘陵和黄河滩地上,芊绵的绿草一片一片涂染了绛红的血污,宛如深秋时落在地上的红叶,像胭脂一样涂满碱滩的盐蒿。烈日蒸晒着战场。风,带着热烘烘的血腥气惊惶地飞跑。乌鸦啄食着死马的眼睛。倒卧在草地上的战旗下面,一些蜥蜴钻进钻出。苍鹰雄赳赳落在折断轮毂的战车上。哥舒翰大军丢下战场直扑洛阳。洛阳黎民百姓把菜刀、剪刀、镰刀、斧子统统拿起来跟叛军搏斗……好痛快啊!好解恨啊!哼哼,禄山小儿,知道汉朝以后的汉朝是哪一朝么?知道武帝以后的武帝是哪一帝么?

他依稀看到,五花大绑的安禄山被押到金阶之下,对他双膝跪倒。拇指粗的麻绳勒过安禄山的肩头,使他脖子后面那道圆滚滚的肉橛紧绷鼓胀起来,让人感到只要指甲轻轻一抠就会迸出鲜血。那逆贼颓丧地望着地面,在他覆月般的双眉之下,那对圆鼓鼓的灰绿色的鳄鱼眼布满血丝。被过长的宽头鼻子推得远离颧骨的那张大嘴,嘴角闪着口水的亮光向下弯着。原来梳理得还算干净的、髭曲的黑胡子,现在沾满了尘垢和草屑——这副在九年前得宠时都被他称作“猪龙”的丑陋的嘴脸,此时变得更加丑陋。他步下金阶,像察看一头怪兽似的绕着安禄山转了一圈儿,然后,脸上带着凶残的笑,说道:“小儿!你干什么来了?是跟老夫聊天来了么?好吧,那就跟你聊聊。你,知道薛仁贵的厉害么?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你,知道吐蕃人的厉害么?吐蕃人叫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贵四十万大军丧师大水川!你,知道哥舒翰的厉害么?哥舒翰把战胜过薛仁贵的吐蕃人一脚踩在青海湖以南,叫他们不能北进



一步。人么，活得糊涂点儿倒没什么，死可要死个明白。你，今天遇到的就是这样——个敌手！”忽然，他对着走廊北头的墙壁高喊：“贼子！你是来送死的！送死，你也来得太迟了，你个十恶不赦的畜牲！”

他喊出的这些话，恰被走上楼来的高力士听到。当他转过身来来回踱步时，只见高力士跪在地上打哆嗦。高力士见他走向自己，立即伏地高唱：

“罪臣高力士，请圣上万安！圣上，老奴自知十恶不赦，让圣上久等了！”

他愣了一下，斥道：

“怎么？力士，你戏弄我？”

高力士自童年进宫，六十年来一直跟从着他。他们之间，论名分，是主子和奴才；论情谊，却是亲密无间的至友。因此他跟高力士私下相处，只以“你”、“我”相称，并不使用“朕”、“卿”二字，

高力士忙答：“方才圣上骂老奴十恶不赦，老奴知罪，老奴知罪！”

“嗨！‘十恶不赦’，哪里是骂你呀，那是骂安禄山！”

“那，圣上说的‘送死也来得太迟了’呢？老奴不是来迟了么？”

皇上这才明白，高力士这是无意打岔的打岔。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说道：“那也是骂安禄山！你不知道，刚才安禄山就跪在我跟前。唉，谁知一扭脸，见了个你！”说着，转到高力士身后，照着高力士堆在地板上的女人似的肥臀踢了一脚，嗔道：“还不快起来！”

高力士挨了一脚，立即兴高采烈起来，一面用手撑着地板笨重地往起站，一面把脸扭向皇上，使劲挑了挑肉帘似的眼皮，发出女人似的谄笑：

“嘻嘻，圣上！前线有好消息了吧？”

“唔，还没有。走，下去吃饭！哎，我说力士，这么热的天，又不上朝，你怎么捂着朝服？”皇上又命青年太监取出一套白绸便装，让高力士换上。高力士哪里敢接，嘴里不住地说：

“圣上的龙服，老奴不敢穿！老奴，不配……”

皇上瞪起眼睛对高力士逼视，语调却非常温和，命令道：“唉，你呀！快换上！”



2

一溜长长的红云在东方、在浐河两岸青灰色的林带上空燃烧。红云的上面和下面，是橙黄色的光海。兴庆宫里鸟声渐密，照入龙池水面的垂柳和青草的绿影已经从朦胧变为清晰。白鸥轻松地扇着翅膀在天空盘旋。几只胆小的幼凫，才像黑色的小船一样游出苇丛，立即又倏倏地游了回去。在水边葱翠的菖蒲里，一只单腿站立的白鹭，像是在树林里痴心等待情郎的女子，定定地一动不动。

两位白衣老人，一位瘦削的、有胡子的，一位肥胖的、没胡子的，在环绕龙池的、碧瓦红柱的长廊里散步，他们肩并肩地、慢悠悠地向北晃荡。

“力士，知道我今天为何命御膳房准备午宴么？”皇上问。

“这，老奴正纳闷呢。”

“纳闷？嗨嗨，那你就闷一会儿吧。你等着，今天非灌醉你不可！”

“灌醉老奴？圣上，这怕不是主要的吧？”高力士的声音猫叫似的柔媚起来，“是不是让老奴过去把她接过来？”

“唔，当然。不过不忙。唉，从去年年底到现在，这半年里，大家活得一惊一乍，还没顾上痛痛快快乐一阵儿。等着吧，等那个时辰一到，你立即过去把她接过来。”

高力士的眼光从皇上的脸上移开，肉帘似的大眼皮兀自扇动起来，心中暗忖：“等？等什么？莫非是哥舒翰的战报？哥舒翰真的打胜了么？”他忽然想起哥舒翰辞阙赴任时对他讲的一番话：

“……公公试想，我已是风废之人，我手下的将士，又大半来自陇右、河西，其中不少人又是蕃族头领和蕃族子弟，天生，地生，人生。倘若朝廷命我出击，岂有必胜之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不害怕安禄山，可我害怕杨丞相。杨丞相根本不懂攻守之道，前几年十几万大军丧师云南，原因在哪里？全是他假借圣命，恣意催战。公公，云南的覆辙，令人胆寒哪！请公公记住，我此番去潼关，只宜死守，不宜出击，潼关安则朝廷安，朝廷安则圣上安。不惟如此，我守定潼关，河南、河北的官军也可以从容破敌。为什么呢？安禄山的狗头夹在我的裤裆里，各地官



军就可以随便打他的屁股，砸他的腰，砍他的腿！我已将此意奏明皇上，皇上听了不住地点头。可是杨丞相这个人，我看不大本分，有他在皇上身边，我实在不能放心！公公，一旦杨丞相说动皇上，下旨命我出战，请公务必向皇上再三言明利害，全力劝阻，这不是为了一个哥舒翰，这可是为了整个战局啊！”

哪想到，五月下旬皇上决定命哥舒翰出兵时，高力士根本没有胆量按照哥舒翰的嘱托进行劝阻。他只小心翼翼提醒皇上，说哥舒翰身体瘫痪，怕已经无法胜任沙场鏖兵，结果被皇上一句话顶了回来：

“瘫痪怕什么？又不是让他到战场上舞枪弄棒！”

想到这里，高力士低头看着地面，心里一阵燥热，说不出有多少滋味。

“力士，想什么呢？”

“哦，老奴在想，老奴跟随圣上六十年，做过哪些让圣上生气的事。”高力士用女人的腔调撒谎，顺顺当当地掩盖了真实的心情。

长廊向东拐弯，两人默默向东晃荡。这时候，从夹城的女墙上刚刚探出头来的太阳，让一片树林遮住。它的璀璨的、金片似的光点，从摇摆的枝叶间筛了过来，在青莹莹的龙池水面上，在长廊外面的草地上，在散发着香气的月季花的花圃里，一闪一闪地欢蹦乱跳。而此时高力士的心情却像洗衣婆拧过的湿渍渍的毡片，横竖不舒展。他对他身边的这位主子，实在太熟悉了。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他跟他什么关系？他是他的影子，是他的回声。他暗想，今天这位皇爷，八成是把意愿中的、想象中的、梦幻中的胜利，当成了已经到手的胜利！他担心，万一前线的战报跟皇上的意料相反，皇上受到的打击会像烧红的锅底猛然倒上一瓢冷水，那炸裂般的剧痛，可不是像他那样至尊至贵的老人能够经受得住的！但是眼下，要想让他清醒一些，要想将他心里那口烧红的热锅从火上搬开——或者，要撤掉那锅下的火，难哪！这位皇爷，他的任性，他的轻信，他的固执己见，他的喜怒无常，都太像一个孩子。你要改变他，必须顺着他，否则他一翻脸，你还不是空抛了一条小命！唉，现在他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吧。于是，高力士把脸侧向皇上，含笑而听。

“力士，我的心事，别人不知道，你不该不知道。”皇上心里看着高力



士，眼睛却没有看着他。“这半年，大家心里全都苦滋滋的，可是谁又知道我的苦呢？又要平息安禄山的反叛，又要打点着给太子传位，又要调和太子跟杨家的不睦。这三件事，哪一件都不能让我心顺。哥舒翰这一仗打胜，可谓是一石三鸟啊！一来，战局可以扭转；二来，太子跟杨家可望相安；三来，传位给太子，也不致于愧对子孙。”

太阳还没冒出林梢，在它射进长廊的一道光柱中，一只小蜂像金粒儿一样“嗡儿”地一声闪了过去。皇上瞥了它一眼，语调变的沉重起来。

“我自己常常暗想，活到这把年纪，我还有多少日子？宗庙社稷，是先人的；帝王宝座，是儿子的。啥是我的？啊？力士，你说，啥是我的？只有一个她啊！她，她是我生命之所寄，是我灵魂的巢啊！”他说到这里，忽然站住，把脸扭向高力士，“我离不开她！离开她，我这颗心就像失巢的乌鹊，每日每夜都会‘绕树三匝，无枝可依’，都会像一片枯叶在漆黑的寒空忽忽悠悠飘呀转呀没个着落。这一点，力士，希望你能明白。”

3

太阳从树顶冒了出来。龙池的水面，龙池四周的殿宇和花木，一下子明媚、生动起来。一阵聒噪，栖息在高大的榆树、黑皮柳和小叶杨上的乌鸦扑楞楞腾空而起。两位老人仰头望着它们。它们哇哇叫着，像黑色的烟雾，在兴庆宫上空稍事盘旋，便“簌”的一声越过夹城，消融在太阳的强光中。在这以后，麻雀欢跃起来。它们纷纷向乌鸦腾出的高树上转移，像许多灰黄的土块儿在空中抛来抛去。“扑喇……扑喇”，龙池中央传来鲤鱼跳浪的响声。一对大蜻蜓“推着车”从水面上飞过来，翅膀一抖便越过长廊的脊顶高飞而去。

二人来到长廊的东北角上。在那里，长廊向左开了一道小门，一条用青石板铺砌的甬道通向一座非常精美的亭子，这就是名扬四海的沉香亭。二人踩着青石板上浮雕的小碎花走进亭子，在亭柱中间的栏板上坐下来。

“力士，刚才我跟你说的，全是透根透抵的话。”

“老奴明白。”



忽然，皇上问道：“哎？力士，还记得李白么？”

“嗨，他呀！我给他脱过靴子，能把他忘了么？那天他下殿的时候，圣上看着他大摇大摆洋洋得意的样子说的一句话，老奴至今还记得呢！”

“我说什么？”

“圣上说，‘力士呀，你不必过意。你看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一副穷相儿！’”

“哦？我这么说的？嗬嗬嗬，我是这么说的么？力士，时间过了那么久，把这件事忘了吧。”

“这件事要是忘了，我还能记住他的人么？”

“嗨嗨，你呀！李白是本朝难得的大才！我刚才问你，是因为我想起十三年前他在这里写的《清平调》。”

十三年前，时在暮春，早晨。

沉香亭前的牡丹花，红的、白的、粉的、水绿的、墨紫的，密密匝匝开得异常繁茂，支楞楞的大朵儿，湿漉漉闪着露光。六十岁的老皇上再度青春年少，领着二十五岁的太真妃前来赏花。皇上骑着费尔干纳王进献的西域宝马“照夜白”，慢慢走在前头。太真妃乘着六个宫女抬昇的步辇，慢慢跟在后头。那时皇上有一种奇异的浓烈的感觉，他觉得他的太真妃就是人中的“照夜白”！她的莹润的、白晰的玉体晃晃然在他心中闪烁。他这样意识着，一种痒滋滋的温热在他胸间飘漾、冲融。在这种痒滋滋的温热中游动着一种浓稠的、油质的干渴。这种干渴使他感到他的生命就像在文火煨着的油锅里啾啾地冒着小泡忍受煎炸。这种煎炸持续地振奋着他的生命活力，使他感到他的体内处处迸发着春天的嫩芽。正是这种幸福的、欢畅的感觉，使他一路上总是亲昵地抚摩“照夜白”柔滑的颈毛。

他用右手的五个指头轻轻拥着她走上亭子。

歌手李龟年领着十几个乐工趋步上前跪拜，齐声高唱：“梨园弟子参见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乐呵呵点头示意，让他们平身。当李龟年笑咪咪趋步过来请他点乐时，他向随侍的宦官要了一沓洒金纸



笺交给李龟年，命他速去翰林院宣召李白。他俯身对李龟年说道：

“龟年哪，今日赏名花，对妃子，那些陈年老调，哪里还用得上呢？还是请李翰林临场作歌吧！”

李龟年拿着洒金笺走了。皇上跟太真妃一同走进花畦，还是用五个指尖轻轻地拥着她。朝阳暖融融地照着他们。她在前面默默地看着花，他在后面默默地看着她。她的梳着高髻的乌发，她的在脑后绾住发结的紫玉簪子，她的伸出额角的金凤衔珠的步摇，在他眼前富丽地闪耀。从她白缎襦衣的领口中散发出来的幽微的体香，悄然袭入他的鼻孔。他半合双眼，沉醉地呼吸着。忽然，她猫下腰，“腾”地一声从一朵硕大的白牡丹上拽下一个花瓣儿，他不禁“呀”了一声。她侧身回眸，对他粲然地一笑。这一笑，说不出是几分撒娇，几分调皮，使他看到她的青春的心像那朵牡丹花一样，已经完全地向他绽开了。他激动地将她揽在怀里，使劲往自己身上挤压了一下，然后，他放开手，像小孩子似的跳着脚绕到她的身前，把那朵白莹莹的牡丹花掐了下来，给她戴在头上。这时候，亭子上传来热烈的掌声和赞叹声。她的脸颊霎时臊红，但她很快扬起脖子轻轻一抖，一脸羞赧登时落尽。接着，她后退了一步，旁若无人地让他看。他在看她时，暗暗鼓努体力支撑他的腰身，犹如一棵老树鼓努自己的芽。他必须这样，因为不这样他就无法抵御她的喷薄着青春光焰的美对他的袭击，他就无法抵御一次灵魂的塌陷。他又一次看到举世无双的人之花的绽放。他又一次在她欲扬欲蹙的眉毛下面看到那对专注的、痴情的眼睛对着他燃烧。他又一次看到她轻抿笑口，脑袋微微摇动。他又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变成了一具空壳儿。人是很怪的，他在爱着的时候，或者在恨着的时候，对方的表情常常会成为他自己表情的模子。此时在她眼里，他的眼睛也在燃烧，他的双唇也抿着轻笑，他的眉毛也欲扬欲蹙，他的脑袋也微微摇动。他们就这样互相对视。在这样的对视中，那些在亭子上歛歛感叹的旁观者又算什么呢？整个世界都变得空洞无物！他心里默默地念叨起来：

“啊，伟大的真宰！你是如何将她创造出来的呀？甚至，甚至在那种天知地知的时刻，她都显然超出群类。她不像有的女人整个身子跟一摊泥似的堆在那里；也不像有的女人蜷缩起来不停地颤抖，活像忍受



地狱的鞭刑；更不像有的女人挨了刀似的狂嚎。在那一刻，她只是紧压着嘴唇，让鼻孔的气息像珠串儿一样一粒一粒往外冲。尤其让你难忘的是，在那一刻，她轻攥着眉尖，使劲睁开美丽的大眼睛寻找你的眼睛，她要让她自己的生命跟你的生命一同化气飞升；而她的熔汤的失神的眼睛还强烈地闪射出一种东西，那就是她的整个生命对你的信赖和依恋……啊，伟大的真宰！她真是你赐给我的无上的至宝！”

他醒了醒神，伸手去要她的手，同时，他用眼睛告诉她，亭子上有人在等着他们。于是他们走出花畦的护栏。她梦悠悠地被他牵引着，从北面的台阶走上亭子。

乐工们见他们上来，纷纷退避到亭柱外面。这时候，空荡荡的亭子里还有一个人伏在亭心的石桌上埋头书写。李龟年快步走进亭子，对那人躬身耳语，那人眼皮也不抬一下，只扬了扬手继续写他的字。皇上举起食指，向李龟年笑着挥了挥，意思是让李龟年离开；他自己也轻轻拽着太真的衣服，退到亭子外面的台基上。太真靠着台基外缘的栏杆，好奇地望着那个人。她对那人叉开两腿坐在石凳上大模大样的姿态，投以赞赏的目光：“哦，他原来——这样！”她注意到，那人低着头含毫运思时，一双似乎不会眨动的、晶亮的、神采外溢的淡黄色的猫眼睛时不时地翻起来看她的双脚和裙摆。她的眉心抖动了一下，心想：你可以抬起头来呀！难道我的脸不如我的脚好看么？

须臾，只听“啪”地一声，那人将手里的毛笔往砚台上一丢，拿起洒金笺大摇大摆走到皇上跟前，行礼后说道：“圣上，成了！娘子^①，请勿见笑！”

皇上接过纸笺，对太真说道：“认得么？这位就是名扬天下的大诗人李白李翰林。”李白赶紧施礼。太真在还礼时粲然一笑，说道：“读先生《蜀道难》，险些让里面一句话给憋死。”李白忙问：“敢问娘子，是哪一句？”太真答道：“扪参历井仰胁息。你想么，过青泥岭的时候，仰着身子、扒着星星喘气，脸逼着青天把鼻子压扁了喘气，井星才擦着胸前移了过去，参星又在指缝里闪了起来，这，这不是活活地要把人憋死么？”

^① 史载，当时宫中呼杨贵妃为娘子。



李白听了，身子一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娘子真好悟性，真好悟性！那句诗要写的感觉正是这样。唉，一首小诗，让娘子见笑了。”李白说话时，太真闻到一股酒气；同时她注意到，在李白神采焕发的眼睛里，还残留着惺忪之色。她想，尽管李白刚才的大笑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但是像他那样跟酒须臾难离，心里大概总有些难言的苦闷吧。于是，她用温厚的、恳切的语调对李白说道：“先生的诗我哪里敢‘见笑’呀，实在是由衷地佩服，只怕有不少地方领会错了呢！”李白忙摆手说道：“哦，哪里哪里，还是请娘子多多指正！”

皇上读着洒金笺，好一阵摇头晃脑。忽然他走向李白，压着声音说道：“唉呀爱卿！去年贺知章举荐你，称你是天下奇才，朕，今天算有了亲知！”又转身对太真说道：“李翰林为你写了三首《清平调》，实在是好极了！你等着，一会儿让李龟年唱给你听。”接着对乐工们喊道：“龟年哪，李翰林歌词写好了，快，拿去合一合乐！”

李龟年接了洒金笺，立即领着乐工们到亭南的长廊里去，忽听皇上在后面喊：“龟年！嗨！龟年！老规矩——鼓！”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李龟年会意，举起洒金笺大声答应：“是，圣上！”接着，皇上虚眯着笑眼俯身对太真说道：“请稍候！”便拉起李白的手，兴冲冲地走向长廊，一边走一边对待立在亭子上的太监们扫了一眼，用那只闲着的手向石桌四周拍了一个圆圈儿。等他和李白步下台阶时，身后摆放座凳的声音叽哩嘎啦地响了起来。

不大工夫，他在乐工们的围拥下回到亭子上，李白在他身旁轻轻地搀着他。此时高力士奉旨邀请的几位驰名文场的朝臣已经坐在亭子四周的栏板上，他们见他上来，纷纷起立向他揖拜，他点头环顾，示意大家坐下。等他在鼓位上坐定，李白躬身退向一位倚柱站立的老人，那是贺知章。两人亲热地牵着手并肩而立。

乐工们很快按部就班。站在前面的李龟年向右挪了两步，左手扬着檀板指挥前奏，右手持着洒金笺按在胸前。这时候，皇上腰杆一挺，瞿然起拍，管乐、弦乐、打击乐随之而起。

太真倚栏而立，美丽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李龟年。这位声震四海的歌手，每次演唱都给她带来无限欢娱。只见李龟年下颏微微内敛，